

忆 往昔

□ 吴翼民

曾经有过夫妻两地分居，我一人独居亭子间的岁月。

所谓亭子间，实乃大楼转角的楼道间，很逼仄，仅能放一张小床和一张学生的课桌，连椅子也放不下，且将床沿作凳子吧，足矣，书堆床角、桌可伏案，可满足读书写作之条件。我将此环境拟作旧上海文人常常栖息写作的亭子间。

是时我刚师范毕业，蒙宣传文化部门领导器重，被安排在县文化馆上班，执行创作和辅导业务。于是亭子间成了宿舍，除了埋头创作小说散文之类文学作品，还写戏曲曲艺，时不时直接到乡镇宣传队担任编导，一蹲就是一周半月。

在亭子间伏案写作真是百般艰辛，寒冬或酷暑季节，要么冷得瑟瑟发抖，要么热得汗流浹背，尤其是夏秋时节，蚊子和其他飞虫的骚扰可谓昏天黑地，点了蚊香也不济事，于是觅得一只陶瓮，纳双脚于瓮内，却是顾脚不顾头，一个黄昏下来，依然身上蚊叮包若山丘起伏，桌上小青虫伏尸如芝麻洒遍，这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好处——稿页上的虫尸竟意外感动了杂志的编辑，有编辑回信说：“稿页上的虫尸证明了你写作的勤奋艰辛，文章当从苦中求……”于是有了发表的机会，记得头一年就在《钟山》《小说林》《小说界》发表了小说，一个小戏和一个曲艺参加县文艺汇演获得一等奖，第二年竟然在全国各杂志发表了十三篇小说。

但更多的是苦涩，譬如向文学杂

亭子间岁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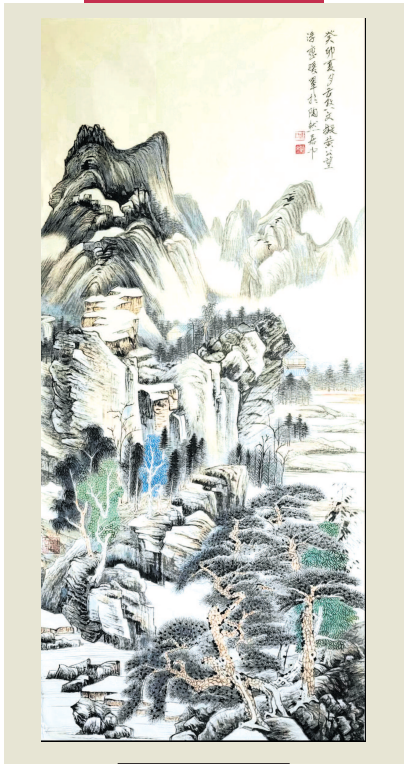
志投稿，绝大多数是铩羽而归，寄稿源源，退稿亦源源（那时没有电邮，都通过邮局寄收），便顾忌着同事同行的白眼和笑话，每天不敢在单位等候邮件，而是提前在路口守候着绿衣使者。邮递员也心中有数，看到我就莞尔一笑，将厚厚的退稿塞到我手里，我左右观望发现没有耳目，乃将退稿朝衣襟里一夹，悄无声息回到亭子间，如果觉得作品有希望，便“稿不落地”再投寄周转，倘觉得作品平常就暂不外投，让其成了死稿。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，亦觉苦乐互掺。

亭子间的岁月写作是艰辛的，生活也不易，工资微薄，还要养家糊口。是时女儿刚出生，寄养在老家，家庭遂分作三处，便“沿着屁股纫尿布”，在食堂用餐能填饱肚皮即可，好在搭伙县政府食堂耗费不多，工资加上偶尔的稿费收入尚能应付，却莫能应付额外的支出。何谓额外支出？那便是招待川流不息的老乡和同学的顺道来访。有同学和老乡前来我的亭子间，当然很愉悦，也欢迎，于是免不了要请吃个便饭，倘去县政府食堂就餐也有些面子。然则N次下来，我忽然发现就这样寻常的招待也大不可小算，原本能够用一个月的饭菜票，竟然只够用二十天光景。这情状直到我调离县城方始告终。

在亭子间的日子最让人不堪的是我居处的文化馆经常有大型活动，而我的亭子间就紧贴着展览厅，这个月是服装展销，下个月是书画展览，煞是热闹。我不需要热闹，关紧了房门也难阻喧嚣，只能到县政府招待所请求借用个空房。好在那里有熟人，临时

借用个房间还能如愿。一次文化馆不知从什么地方引进了一个文物展览，展览中居然有一具古代女尸，一下引起县城的轰动。县城是轰动了，我可心惊肉跳、寝态难耐，因为白天参观展览人头攒动，到了夜晚整幢大楼唯我一人独宿，而一壁之隔竟然是一具古代女尸。这可怎么得了？纵然我是个唯物主义者，但心中的恐惧是没法消弭的呀。同事开玩笑说，这也是艳遇呀。我口中坦然说，我会效蒲松龄若遇女鬼当开门纳之，但终究不敢，就在每天薄暮之时悄然溜之大吉，到县政府招待所过夜去也，次日平明还坦荡荡装作在亭子间过夜的模样。

——多么值得回味的有趣的亭子间岁月！



拟黄公望笔意

(中国画) 曹启文 作

赵孟頫的“莲花庄”

□ 朱亚夫

天热觅凉风，暑日闻荷香。想起了元代大画家赵孟頫的“莲花庄”。

莲花庄在南宋时即闻名江南，原为莫氏所有，规模恢宏。后莲花庄被赵孟頫的曾祖父所得。传到赵孟頫时，又整修莲池，兴建亭阁，加固长堤，庄园面貌为之焕然一新。

每当夏秋之时，清池微起碧波，莲花喜迎朝阳，亭亭玉立，分外妖媚，颇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神韵，他遂命园为“莲花庄”。

莲花庄清末被毁，近年当地政府据历史文献，加以修复，面积达百余亩。修复后的莲花庄共分三个景区。西区，由大门入庄，门额“莲花庄”为赵朴初所题，庄门左侧有赵孟頫手迹《吴兴赋》全文石碑。后有“清胜池”“清胜轩”“芙蓉洲”等遗迹。中区为庭园的主建筑，前有莲花池，后有山丘依托。“松雪斋”书房在临池小丘旁，富有诗情画意。山上有“题山楼”，相传为他的夫人管道昇的居处。管是湖州才女，以擅画而名于世。夫妻两人以才艺闻达世间，留下不少佳话。楼东梅林、竹园间有“清绝轩”，则以其夫人善写梅竹，笔意清绝而赋名。东区，以假山为屏障，内以大雅堂为主建筑，以曲廊相连“晓清阁”“双亭”“红蓼汀”等。隔池相对，有“惊鸿桥”飞架池中。伫立桥上，

放眼望去，但见“松雪斋”“大雅堂”俱映于湖中，一派江南风光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因莲花庄声名远播，近代著名藏书家刘承干乃在南浔兴建“小莲庄”，其式样、名称皆脱胎于“莲花庄”，也是园林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暑假忆旧

□ 福华

一个甲子前，我还是生活在江南水乡小镇上的一个孩子，暑假中的趣事至今历历在目。

乡下清澈的河水中，可见摇头摆尾的野生鱼儿。邻家徐大哥是捕鱼高手，我喜欢跟他捕鱼。在靠大河的岸边张起大网，隔一段时间拉网，往往收获不小，这是典型的“守网待鱼”。在小河的一头设网，从另一头开始，边划着小船边用木板敲击船舷，敲击声会将鱼驱赶至网中，亦时有斩获。有趣的是，有的渔家在小船上豢养了几头鱼鹰，它们侦察到河中有鱼，便会窜入水中，将鱼叼上来吐入舱内。我们小孩也有自己的捕鱼法：将小水浜的两头用土筑起小坝，再用脸盆将水舀干，用手就可以直接将浜底的鱼抓上来。另外一种很有挑战性的方

法，是将家中旧伞骨的一头磨成锋利的尖端，伞骨绑于竹竿头上，变成一杆“标枪”，看到水中的鱼可瞄准用“标枪”去扎，有经验了，成功的概率还不小。

夏季西瓜上市，我常去河边看泊满瓜船的热闹景象，西瓜行沿河而设，收购西瓜。瓜船靠岸，瓜农即将瓜抛给瓜行的伙计，接瓜的伙计颇有技巧，只见他左手略挽，右手伸开，就将瓜轻轻接住，数秒之内凭手感判断出瓜的重量，口中唱出数字，由站立一旁的瓜行记账先生记下重量，再抛给下一个伙计分档堆放，以便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。不到片刻，整船瓜卸完，记账先生的算盘上已出现了整船瓜的总量，再和瓜农结算。瓜农对自己瓜的质量和重量心中有数，先生所报数量和收购价与瓜农的心理价位相差不大，只要双方均有利可图，很快成交，少有口角发生。至于过程中伙计

偶然失手摔碎的瓜，我们在旁边的小孩子拾起来吃，是绝对没有人责怪的。

河中还有不少稻（麦）柴船，农家会将脱谷后的稻（麦）秆当柴运往镇上卖。按担论价，农家也会将柴送上门。我家那时候灶头要用柴烧，我自告奋勇替大人到河边去看有没有柴船。而家中柴火燃烧下来堆积的草木灰，正好可让送柴上门的农家运回去作为肥料。

我还喜欢在镇边的河道内游泳，游累了就靠在河边的驳岸上休息。河道两侧的石驳岸给我印象很深。这些驳岸用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、颜色不同的石块或石条砌成，石块间纵横交错的缝隙形成漂亮的“脸面”，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线。有的石驳岸上还镶嵌石栏杆、缆船绳（俗称牛鼻子），这些石块有特别的形状或雕刻图案，如怪兽、葫芦、花瓶、如意等。有的还兼有观察水位标志的作用。我家附近驳岸的石块上刻有一只大闸蟹，农家的经验是，雨季中，水位超过了大闸蟹，就是洪水警告了。

老有所乐

寻找老朋友

□ 张林凤

上世纪60年代，于我是童年时代。光阴倏忽，我们这辈人到了今天，寻找老朋友的热情依然不减。看电视新闻时，荧屏下端常有“找朋友”讯息，寻找同班同学、同厂同事；寻找农场场友、兵团战友；寻找老邻居甚至萍水相逢的人等。

为何“40后、50后、60后”热衷于找老朋友？以我之见，原因：过去大多数家庭没有私家电话，特别是“40后”“50后”，走出校门，大多“上山下乡”，告别城市，经年累月地打拼在广阔天地，返城后或忙于填补知识的欠缺，或忙于寻求安身立命的工作，其后就是走进婚姻为培育下一代奔忙。待到两鬓染霜，进入七十古来稀，有了大把自己可掌控的时间，怀旧的情感时时萦绕，只要同学中哪位振臂一呼，就会响应者众多。于是乎“你找我、我找他（她）”的连锁效应形成，聚会时经常有“新人”出现。

第一次大聚会上演的往往是“猜猜我是谁”，见面后大家一番唏嘘：“我们走在大街上，即使迎面撞见，可能也会擦肩而过。”但感叹后话又变了：“大家都没变，还是当年的样子。”是真情话也是违心话，几十年的离别，容貌变化是必然的。岁月不由分说地将人生的磨砺镌刻在众人脸上，“一点没变”是心灵的一帖“抚慰剂”。

我姐姐姐夫和他们的朋友，是从贵州返沪的同事，他们的相聚更多了一层内涵，有对青春岁月的缅怀，对秀丽山水的眷恋，更有对羊肉米粉的怀念，每每说起馋涎欲滴。他们将相聚的欢乐片段做成视频，发在网上和朋友们分享。

老朋友相处的长久之道，以我的经验，无论之前发生过什么，相聚时请“清零”。此时适宜的共同话题是：叙友情、叙快乐、叙养生、叙影视……切不可为一个不同的观点，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，争辩得不可开交，被不良情绪影响健康。

谁道人生再无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！老年人也可以和年轻人一样拥有充沛的生命力。老有所乐“找朋友”，亦是老年人用积极乐观的精神，营造幸福生活的篇章。